

與海外耆宿鄭天錫博士話生平 (下)

袁道豐

由南京而倫敦——文物展覽會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滬戰發生前，鄭先生到了南京，就司法部政務次長職。部中同仁大都是北京的舊同事，羅部長又是老朋友，因此處事極為和洽容易。但南京與北京大不相同，就是政府當時很有朝氣，大家都想改革維新，對國家有所貢獻。

羅文幹不僅是司法部長，同時兼任外交部長。他非常忙碌，因此，司法部的部務大都由次長主管。有一個時候，因羅部長離開南京，久不回任，汪行政院長曾建議將當時已經代理部務的鄭先生陞任部長。他婉謝，且懇汪電促羅早日返部。那時候鄭先生年屆天命，當時握有中樞大權的某要員親蒞其府道賀，即席集詩經語句，綴成壽言。因其內容雅趣，特錄於后：

赫赫威儀 顯顯令德
彼君子兮 邦之司直
酌以大斗 以介眉壽
君子萬年 松柏之茂

我國官場酬酢太繁，就是一個原來身體健康的人，大官做久了，便有生腸胃病、失眠症和精神緊張病的危險。但是鄭先生得天獨厚，並無這些現象。匪特此也，他把歐美學者的哲理與孔孟學說作比較研究後，更感到我國文化的優美和賢智。在司法部任職期內，他常在夜闌人靜時，讀

古聖賢書，至二三點方寢。

當代理司法部長數月後，因政局變動，他辭職。政府有意派他到國外去任使節，他婉謝。於是改任司法與外交兩部的顧問。

孔子說：「父母在，不遠遊。」又說：「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這都是鄭先生不肯出使外國的原因。有一天，他接到一封電報，似預知有噩耗似的，兩手顫動拆看，果然是母親仙逝的消息，他即返粵奔喪。這對他是一樁極悲痛的事，因為他是一個典型的孝子。

一九三五年教育部長王世杰因當時駐英郭大使提議，擬在倫敦舉辦一大規模的中國文物展覽會。因不少人反對，深恐古物運送外國後，無歸國之日，故特請鄭先生赴英主持，因為他是多年的留英學生，對英國文化知之甚深。尤其因為他無黨派色彩，個人聲譽極孚衆望，定能保證珍藏必原璧歸國。但沒有等他切實答復接受與否，政府已明令派他為展覽會特派員了。

這展覽會把我國數千年來最寶貴的珍藏，上自商周鐘鼎，下迄明清瓷陶，均選出其中最優美者運至倫敦。為慎重起見，還是用英國的戰艦 Suffolk 運載的。

老實說，不僅外國人沒有機會看見我國的寶藏，就是我們自己中國人看見過的也屈指可數。因此，全球人士對文物有興趣的，莫不麇集倫敦

，以一睹為快。從前不少人因我國國勢孱弱，頗持輕侮態度，今見我國文化如此悠久，文物如斯精美，莫不嘖嘖稱羨，無形中把我國的國際地位提高許多。

鄭先生接受主持文展會的任務時，雖以能重親廿年未見的倫敦為快，但恐沒有想到此一任務的重大與涵義的複雜。認識他的人知道他對古物並沒有什麼研究，現在怎麼會突然變為專家了。不認識他的人也許會誤認他必定是一位了不起的古玩家或收藏家（按外國常以此職請著名收藏家擔任）。但他一樣都不是。因此，有時候不免使他原形畢露，窘困不堪。

展覽會是在皇家學院舉行的。寶物的佈置、陳列、懸掛，……等無一不是藝術。瑞典的太子（現為國王）對我國銅器特別有研究和興趣，不吝紆尊降貴，來會協助陳列銅器。一天，他手持一珍品，問鄭先生：「你看這是商朝的，還是周朝的？」鄭頗受窘，祇得奉答：「我實在說不出來，你想怎樣？」嗣太子追問：「你是那種古物的收藏家？」其實他根本不收藏什麼。這實在使他有點難以為情了。

展覽會轟動倫敦，英皇喬治五世特偕皇后瑪麗前往觀覽。為了御駕光臨，文展會特別關門一天，不許民衆入場。在繞場參觀時，英皇從背心袋裏取出一個紙煙盒，問：「准我吸煙嗎？」以帝王之尊請准吸煙，也許有人認為是虛偽，其實

，這正足以證明他的禮貌和民主作風。他又問鄭先生：『就是你把這些珍寶運來的嗎？我應該遣皇軍保護這個地方！』

皇后對展覽會非常欣賞，去而復返。第二次，她特別歡喜鑑賞翡翠翠寶物。不久後，她邀請鄭先生到白金漢宮去看皇家收藏的中國珍寶，琳瑯滿目，美不勝收。他怕皇后會提出若干技術問題，所以婉請特准帶一隨員，其實係一專家同去。她很驚異象牙球的巧工，問及此事，他答這是廣東藝匠家傳秘密技巧製造的，並信口引述英國詩人鄧尼遜(Tennyson)的讚美詩：巧奪天工的東方象牙一球繞一球(Laborious Orient Ivory Sphere in Sphere)。當時皇后頗為驚異，因為一位中國人能臨時信口引一大詩人的名句。後來皇后還親筆簽字，贈送他一幀玉照以示敬意，他受寵若驚認為是他一生中收得的最珍貴的紀念品。

一九三六年四月展覽會完畢後，商船Ram-pura 在一艘英國戰艦護送之下，運載珍寶返國。但到直布羅陀時，突觸暗礁。鄭先生有事尚留倫敦得訊焦急萬狀。數日後幸船脫險，寶物無恙。否則他處境的困難將非筆墨所能形容的了。

任國際永久法庭法官

在倫敦展覽會期間，原任國際法庭法官王龍惠以政府另有重用提出辭職，遺缺擬請鄭先生擔任，因為他是我國最適當的人選。不久，國際聯盟代表大會與理事會通過我國的候選人。

他對新職非常興奮喜悅。老實說，以一位精

通法學的人，做過自己國家的大理院法官和司法部次長後，最大的願望莫過於出任國際法庭的法官，這是登峯造極的職位。對自己的國家固是一種光榮，對調解國際爭端，促進世界和平實足以造福人類。他適在西安事變時，挈妻和四位兒女乘輪赴荷蘭。幸而在途中，得悉事變已告解決，蔣委員長已安全返京，他的沉重情緒乃告冰釋。

國際永久法庭設在海牙，過去有許多為人類謀福利的國際公約都在那裏簽字，因此而享盛名。地極僻靜，法庭建築莊嚴。法官十五人，代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法律學說、傳統、習慣，甚至個人的訓練。因此，通過判決書時，全體一致是很難的，大都是大多數通過。

如值訟案發生，爭執國家的一方如已有一國民充任法官，其他一方則無國人充任法官時，後者可派一人充任法官。反之如果雙方均無法官在國際法庭，它們都可以派一法官。這些法官都要宣誓一秉至公，激發天良，執行任務。不過他們祇是此一訟案的法官，案件完結，他們的任務也就終了。當然這種法官因對問題早已胸有成竹，起初發表意見時心理上究竟不同。

法官是否對訟案能秉公處理不受自己國家的立場的影響？鄭先生說國際法庭是全世界注視的機構，目的是為排難解紛，進而維持和平。為法官者職責重大，對案件的判決祇應一秉至公。法官中投票反對自己國家，亦不乏先例。作者在東方雜誌登載「與顧少川大使談外交」一文中也曾向他請教過此一問題，他的答復大致相同。

法官大都是上了年紀的人，法學淵博，經驗

豐富，世故甚深。在自己國家內都是德高望重，萬眾景仰。討論案件時，大家都平心靜氣禮貌萬分，有君子風，這很能顯示法庭的尊嚴。鄭先生所撰的意見書，清晰中肯，博得國際法權威意大利籍法官安錫羅特(Anzilotti)的崇高讚佩。說他是法院中寫意見書最合邏輯的人。

還有一事很有意思值得注意的，就是每逢訟案開始辯論前，法庭庭長必邀宴爭執國家的代表，他們的法律顧問全體法官和法庭的高級人員。大家在歡欣的氛圍中，談笑風生一片和氣，大有杯酒言歡之意。法庭會解決不少國際案件，但從未見某一國家對判決表示憤慨或反抗。

一九三九年歐洲的狂風暴雨突然出現在平靜的海牙上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荷蘭因係中立國家，得免於難，但是這次却逃不了德軍的侵佔。一九四〇年鄭先生和庭長離去海牙，而赴瑞士。

在那時候瑞士是歐洲的天堂，它的中立沒有受侵犯。隣國因罹戰禍民不聊生，但它却安居樂業，豐衣足食。作者適在法國任總領事，對居留瑞士的人，表示無限的羨慕。國際聯盟既告解體，永久法庭亦不「永久」，名存實亡。在此安閒無事的情形之下，鄭先生乃從事著述，『孔子模型的中國』一書就是在此時寫成的。他希望有一天孔孟之道能傳播世界，造福人羣。

戰事完畢後他第一次乘飛機返回海牙，因為法庭召集全體法官會議討論如何結束，以便交代聯合國組立的新法庭(它把永久二字刪除了)。這會議不過是一種形式。各法官共事多年，一旦分離，真不勝有何日方能重見之感。

有些國家提議鄭先生做新成立的國際法庭法官候選人，但因政府要他回國，他乃向聯合國代表大會及安全理事會請求取消他的提名。正在準備行裝時，他突被選為國際聯盟清理委員會的委員。因為戰後我國是五強之一，故委員一職可以說是他國對中國一種敬意的表示。爲了此種任務，他在歐洲又多留了兩年。

任駐英大使

在結束國際聯盟事務期間，鄭先生突奉政府急電着返國述職。有人示意他眷屬可不必帶回，這顯示有一使職在等候他。果然，返抵國門後，特派他爲駐英大使的命令便發表了，他是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到任的。

老實說，他任駐英大使，可以說是最適當的人選。人的命運是變幻無常的，真想不到，四十年前的留英窮學生，現在會在英國充任其國家的代表。作者閱讀美國前駐蘇聯與南斯拉夫的大使肯南(George Kennan)所著的回憶錄時，見內有一段說：在一九三八年希特勒派軍佔捷克斯時，美國駐英大使甘迺迪派其兒子——大學生赴捷調查實況。其時肯南任美國駐捷使館秘書，他雖奉命陪同這青年學生視察德軍的行動，但牢騷滿肚，覺得局勢險惡，自顧無暇，還要來招待這小伙子。但想不到廿年後，他出使南斯拉夫的命令，是這小伙子——已任美國總統——簽署的。肯南現在是一位著名的外交史學家。

自一九四六年起，國家多故，內戰擴大。在那種情形之下，無論做大使、公使、領事或其他

外交官職，處境與做事是很困難的。奇怪的，全世界一般人對外交官不僅肅然起敬，而且認爲是腰纏萬貫的官員。當政府播遷不定時，外館薪俸半年度沒有發給，那種滋味真不好嘗，作者本人也知其中的辛酸。

在國內狂風暴雨當中，中英兩國間雖無重要交涉，但鄭先生會竭其全力以促進中英的友好關係，他真花了不少時間，從事演講和撰寫傳文章。他留學英國十年，在倫敦主持過我國文物展覽會；愛好英國文學，著有佳構多種，又能說一口極流利的英語。因此，該國朝野都對他表示無限的尊敬。在我國國運最低潮的時候，英外相貝萬到使館品賞中國茶肴，公主伊利沙白（現爲皇后）偕同駙馬菲律普亦曾駕臨使館欣賞鄧爵。瑪麗皇后自文展會起，即破例每年寄片賀年，直至她逝世爲止，凡此都不是普通使節所能做到的。不過私人的友好感情究竟經不起國家利害的衝擊。一九五〇年大陸變色，英國工黨執政，它以為承認中共可以保全它在中國的利益，同時也許可以使中共不會過份一邊倒向蘇聯。（這點可以不必必要英國多勞了，最近十年來的時局演變，已使它們火拼了。）

是年正月六日英國承認中共，國民政府即撤退駐英大使館。鄭先生的使職乃告終結，他在職三年有半。

是日鄭先生對英國報界發表一篇沉痛的聲明，義正辭嚴，內有幾句非常警闢：

「我不僅以中國大使的身份，並且以英國的真實良友的地位，惋惜貴國的決定。因爲我

誠懇的相信，這種決定實違背她的真正的與高尙的利益，歷史將會這樣顯示我們。

英國政府會迭次聲明它的政策是不干預中國的內政，但那會有比此時承認共產政權更嚴重的干預？這等於把我們活活埋葬。歷史將會說中國遭受的致命的打擊非來自其敵人，而係來自其友邦和過去的盟國。

對暴力致敬乃是極危險的事，尤其是在目前世界局勢之下……事態雖如此發生，但將有一天英國會需要我們的助力，毫無疑義，正有如滇緬公路封鎖而又開設的史實所顯示者，這點，英國可以信賴我們……」

退休以後

使館撤退關閉後，英政府准鄭先生繼續住館三個月，在此時期，全體館員仍享有外交權利。他與館員均准在英國以私人資格永久居留，如果他們願留的話，館員如願經商，也不必請求特准。他們前後開設了八間中國飯店，均欣欣向榮，生活安定舒適。英政府對他本人更優禮有加，出入英境從不受檢查，英外交部事先還特別關照移民局與海關。這點，比起有些國家限令我國外交官員於數天內離境者，實不可同日而語。

鄭先生離開使館後在倫敦購了一幢房屋，以便久居，因爲子孫多這實有必要，比付昂貴房租好多了。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二年，他是留佳倫敦的，當時因爲韓戰發生，其範圍是否擴大，難以預測，但英政府却仍繼續給他以外接待遇，可說難得。他現在仍有兩種名譽職，即：永久法庭

公斷員及聯合國審問和解委員。

一九五二—一九六〇年他受已故李國欽主有的華昌公司聘為法律顧問，當時是中國人在美經營的最大實業，在美國工業界很有地位。他著的食論（英文本）就是在 一九五四年寫成的，這書與普通所述中國菜名與烹調方法的書本不同，旨在闡揚中國菜的優美和食的哲學。美食與人生原有極重要的關係，中國如果沒有悠久的文化，便不會有這樣可口及種類繁多的菜食。他認為烹調不僅是一種藝術，而且是一種科學。美國的著名雜誌『美居』（House Beautiful）主編人看了這本書後，大為讚賞，請他寫了一篇講中國美食的文章，敬送稿費一千五百元，這在那時可以說是重酬。

有些人祇會食，而不會做。但鄭先生能食，又能做。他對美食不僅是一位鑑賞家，而且是一位大廚師。對杯中物，他能鑑賞也能豪飲。因此有人說：請鄭先生喫飯最難，因為他的標準太高。在美期間，因事務不多，他乃有更多時光從事閱讀及寫作詩。他歡喜將中文詩譯成英文，英文詩譯成中文。興趣來時亦喜自韻詩文以自遣，可惜這些迄未付梓。因已逾古稀之年人生經驗豐富，故對世界與人類看得很透澈，多少帶點四大皆空的佛教思想。但他認為做人之道，莫過於服膺孔孟學說。

一九六〇年他返倫敦居住，但每年春季必來紐約，看他一部份的家人和一般老朋友，祇一九六八年因患攝護腺病，沒有來美。作者問他為什麼歡喜居留英國？他答：家人大都在英。其實他

受的是英國教育，背景很深，當地朝野對他極表尊敬，朋友很多，要亦不失為一大原因。他現在還是英京兩個著名而又重要的俱樂部 Athenaeum Club 和 Reform Club 的永久名譽會員和會員。

鄭先生的家庭生活可以說是非常美滿，一門傑秀，令人稱羨。夫人現已八十有二，琴瑟和諧。有子女各三；長子鄭斌博士，是著名的太空法權威，現任倫敦大學太空法教授。父子都先後與倫大有深切關係，實屬罕見。次子與三男是病理學和眼科醫生，長女中英文均造詣甚深，能詩詞。次女為美國最著名的哈佛大學博士，現執教於一美國大學。第三女亦學有專長。鄭先生不僅有孫，且有曾孫多位。再過四年，他九十大壽時可能是五代同堂。像這種美滿家庭，古今中外都不多見，宜其能頤養天年，樂而忘憂。

就在這愉快美滿的氛圍中，鄭先生八十大壽華誕到來，這是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的良辰。這天，他當然非常愉快，因為很多朋友都來參加他的三位公子所設的壽筵。聽說他這天感想重重：第一，是想起已去世的最親愛的人，所謂『子欲養，而親不待』。第二，是回想過去有無『大過』。第三，先哲有言七十古來稀，我今八十，當是稀中之稀，但自思將來如何？他很謙虛的說，愧非詩人，但當時却戲詠一首如左：虛度光陰八十載，少年志氣未嘗改，但祈來日無煩魔，頌酒如恆量似海。他的英譯如下：

Idly I have reached four scores of years.

My youthful spirit still remains the same.

I pray my coming years be free from cares;

My mental space for wine be like the Main.

因為鄭先生住在倫敦，他在祖國和海外的欽仰者都無法去祝嘏，但是他們都不忘記他的壽日。除蔣總統題頒壽軸外，陳副總統，政要名流學者，和門生敬送的鴻文佳章，美不勝收。仁者壽，壽世壽人壽國，立言立德立功。大家都向前看，期望在九十大壽時，稱觴歡慶。也有好友親自繪畫祝賀的，很多人不知道八十耆宿顧維鈞大使現在也是一位名畫家，繪了一幅山水。

為了紀念自己的生日，鄭先生特別寫了一本英文的『八十感言』，這是一部人生哲學。他很謙虛的說文中是老生常談的事，祇是人平常不經意和不踐行而已。其實，天下事有許多在平凡處才顯示其偉大。他常把西方哲人的學說與我國賢哲的思想，作比較，更引人入勝，末附有我國的文化與藝術的講述及國寶的美麗照片，讀了這本感言，更可對著者知其人，知其事，他為人所敬愛誠非偶然。

鄭先生喜歡作詩上面已經說過，下面是他的幾首傑作特錄之以供讀者欣賞。

一九四六年克里浦夫人 (Lady Cripps 時為英國經濟部長夫人) 以英國友好訪問團團長資格往南京作我國國賓。鄭先生詠贈英文詩如左：

Ten thousand miles bar not a friendly

will,
Which proudly braves the air, the
sea and land.
To seal a bond and make it firmen
still,
With grace that's heir to none but
woman's hand.

Millions of Changs and Wangs with
open arms
The Albion maiden envoy will emb-
race.
Whose rare benevolence and natural
charms

Profoundly touch the heart of an
ancient race.

施肇基將詩譯成中文如左：

其一

萬里河山遠，不以友誼隔。
乘風與破浪，毅然無所擇。
膠漆繫邦交，堅固比金山。
鬚眉莫與京，惟有此巾幗。

其二

百萬張與王，齊首仰風光，
慈祥兼仁善，感激我心腸。

他將中文詩翻譯為英文詩：

隱隱江城玉漏催。歡君且盡掌中杯。
高樓明月笙歌夜，知是人生第幾迴

他的英譯如下：

The clock strikes dimly from
the city bound.
Drink up the cup that thou
now holds in hand.
A moon lit night with Muses
singing round:
Such joy in life how oft can
one command?

他有兩句諷世的詩，頗值得引述如左：
「歐風美雨新文化，事妻猶事太夫人。」
他的英譯如下：

Bathed in Europe's wind, Columbia's
rain,
And culture new (traditions count
no more).
Serve thy wife without the least
disdain.
As thou hast served thy mother
once before:

作者與鄭先生談話時曾特別提出幾個問題，
請他解答，下面是我的問，他的答。

問：國際永久法庭每年案件多否？事務忙否？

答：平均每年三件，但很忙。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案件很少，因為爭執國家向聯合國申訴，
而不到法庭。

問：先生精通國際法，請問戰後與戰前比較，此
法有無演變？

答：大致未變。戰後條約特多，故事多依約辦理，
不依公法。

問：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大英帝國最盛時，先生
留學英國。現值大英帝國崩潰時期，你亦久
居斯邦，請問英國人民對此一盛一衰有何感
想？

答：英國人民深知美俄比英強，自知力不足以應
付世界的新局面，但他有他的長處，無自卑
感。

問：英美兩國的文化有何不同處？

答：英國文化比較老，其物質主義不像美國那樣
濃厚。

問：現在英國大學生的活動是否有異於美國大學
生，一般社會情形與美國不同否？

答：美國種族複雜，故有種族衝突事件，英國却
可說無此嚴重問題。大學生的騷動雖亦有之，
但無美國那麼厲害。英國罷工太多因為罷
工亦有錢領，但工商業與國家經濟均受打擊，
英鎊貶值數次，原因在此。

問：先生一生事蹟，一帆風順，請問有無失意與
挫折的遭遇？

答：無甚挫折。一生沒有謀過事，都是人家來請
的。

問：先生年已八十有六，請問現在的判斷力，想
像力，與記憶力如何？

答：判斷力與想像力都好，唯記憶力就差了。奇
怪的我有幾位年歲相近的老朋友都有這同一
現象，就是老遠的事記得很清楚，反之，新
近的事却不易記憶。腦像是一間堆貨棧，先
前的貨物把它堆滿了，後進的貨便被擠出，
放不進去。

問：先生英文著作等身，其中有關人生哲學者

。文筆流俐，幽默輕鬆，對我國文化闡述精關雋永，令人百讀不厭。寫文章，幽默輕鬆最難，而你均兼而有之，這是天生的，抑是修養成功的？

答：一樣一半。

問：現在經常愛讀何種書籍，仍從事著作否？過去出版的書是否抽版稅？

答：經常愛讀人生哲學的著作，看英文書比中文書多，現從事整理過去的文件，書是抽版稅的。

問：英國前任首相邱吉爾在他七十七歲生日時，說過：「我們年紀長高時，有不少地方比我們年輕時幸福。年輕人豪情縱慾，而我們老年人却日益明智。」請問先生對老年有何感想？

答：青年人有他們的長處好處，有些事祇有他們能勝任，比方衝鋒陷陣，捍衛國家。老年人當然較有經驗和涵養，但是他們的痛苦，是看見朋友日趨凋謝，比方我這次到紐約，就有兩位老年朋友已與世長辭，看不見了。英國大文豪約遜 (Samuel Johnson) 說得好：「朋友是要經常修補的」。這有如一個酒窖，如祇知取飲藏酒，而不補進新酒，酒窖便會空空如也。

問：請問先生現在的飲食起居如何？

答：食量比我同年歲的人好。因為醫生的勸告，現祇在晚餐時飲五杯紅露酒。這比以前可以飲兩瓶的本事，當然是小巫見大巫了。不過有好友歡宴，興趣濃厚時，我還可以飲上

一瓶，日吸好雪茄煙二支，每日午後二點至三點，約午睡一小時。但現在重遊紐約，因朋友邀宴太多，午睡已無法欣賞，每夜酣睡七八小時。

問：先生能飲能食能煙，有如邱吉爾。他對批評他的人，曾用這談話名句反駁：「我得之於煙酒者，比煙酒得之於我者還多。」你對此看法如何？

答：此當係談諧之話，不可厚非，因為飲酒抽煙，乃不碍他人之事，如不過份，且能令自己愉快，因此振作精神，豈不是很有益處嗎？

問：你的間接的一位老年朋友，身體特別健康，說：「他能長保健康，實得力於兩位醫生；一是左腿，一是右腿。」先生亦是否日常散步？

答：是的，每日必緩步一小時。（顧維鈞大使亦曾對作者說：他每日必散步多時。夏天歡喜在海濱游泳，日常離家外出散步公園時，一與大自然接觸，便有如小鳥出籠，輕鬆活潑而愉快，可見血液循環對人身的重要。）

問：有人說：先生不僅是美食家，而且是一位大廚師，請問以你的高齡還下廚房烹調否？

答：現在不常下廚烹調。不過宴客時，如有魚翅一菜，則必親自烹製。

問：請問全世界那一國的酒菜最好？

答：論菜，中國菜最好，法國菜次之。論酒，法國酒第一。但與中國菜，以飲好黃酒（即紹興酒）為最理想。

問：先生長壽，有何養生秘訣？

答：說起來，人的生命是很短的。長壽似有三大因素：（一）天生康健；（二）營養充份；（三）珍重身

體。如果祇有（一），而無（二），也會戕害身體，早年喪亡的。此外，還有一個因素與上述三因素同其重要，甚或更重要，這就是人生的精神方面。有錢人，物質滿足，不一定精神便感愉快幸福。反之，有些人收入有限，祇够溫飽，却怡然自得，終生愉快，深知知足常樂的人生哲學。我本人便認識好幾位真是有錢的富翁在壯年時便自殺，這因為物質享受太好，而精神方面憂慮太多之故。食是人生的大事，孔子說：「食色性也。」我對食確實很注意。我相信自然，天生萬物有其時，亦有其作用，我喫任何新鮮蔬菜和水果，為什麼在某一時季必產生某一種菜菓？必定是在那時季吃那種菜菓，對人身有益，此孔子所謂不時不食。當然，對胃口不相宜的東西要避免吃。一切肉類和海味我都喫，祇須我感有興趣。最要緊的是食不過量，知道適可而止。除非醫生叮囑，不要隨便服藥。

問：談過長壽秘訣後，敢問有無處世要訣？

答：我很贊成孔子學說，尤其「仁者壽」這句話。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恪守他的做人之道，人與人間固少摩擦，國與國間亦將少衝突，可以做到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境地。看事不可太容易，我少年時亦曾犯過此毛病，同時不要責人太早，人有人的困難，故須多諒解他人。當然，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尤其不要強迫人做他所不欲的事。謙遜，平易近人，可以與人和平相處，這足以增進自己的幸福、人與人間的友誼。助人——協助值得受助的人——是一件樂事，人生要淡泊勤儉，涵養功夫是跟着年歲增進的。

（本文上期80頁第二欄22行「這次他不是開始嘗試做生意的滋味了」「不」字應為「可」字。」）